

HISTORIC
STREETS

老街

金同悌◎著



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
CHINA INTL CULTURE PRESS

老街

HISTORIC STREETS

金同悌 ● 著

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

CHINA INTL CULTURE PRESS

老街

著 者 / 金同悌

责任编辑 / 张 彤

美术设计 / 华 君

翻译装帧 / 欧小聆

出版发行 /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 / 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678 号华侨商业中心 15C

电 话 / 00852 - 60624867 30717637 30787738

传 真 / 00852 - 30785638

网 址 / www.bookhk.net 或 <http://www.bookhk.com>

电 邮 / book@bookhk.com

印 刷 /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大 32 开 (880 × 1230)

印 张 / 10

字 数 / 320 千字

版 次 / 2012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988 - 15926 - 0 - 6

定 价 / 26.00 元

读者购书及查询,可直接登陆网站 www.bookhk.net
或 <http://www.bookhk.com> 购书信箱: bookvcd@126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)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卷 散文随笔选

- 1 藤川先生
- 4 冷雪
- 8 白蓝鸽
- 11 椰树下的一件往事
- 13 不吃“二茬饽饽”
- 16 雕花木盒
- 18 中国砚台
- 20 泰华作家郑若瑟
- 22 姿势、弓箭手等等
- 25 拒绝鱼翅
- 27 北京演出《浮士德》
- 29 采燕窝
- 31 太平洋上
- 41 布鲁塞尔“卡通墙”
- 43 有关“基因热”的话题
- 47 两个人的隧道
- 49 拾偶
- 52 思维种种
- 54 雨痕
- 59 白羽毛

第二卷 诗选

- 65 我和我,你和你
- 67 心境
- 68 我的夏天
- 70 对一种鱼的等待
- 72 夜话
- 73 踽踽独行
- 75 假面舞会
- 76 磨儿屯
- 78 月色童话
- 81 父亲
- 82 屋檐下
- 83 拾草莓的孩子和蛇
- 85 陌生的云
- 86 离愁
- 87 关于季节
- 88 歌星
- 89 五月二十五日
- 91 冬天的一个晚上
- 92 怀旧
- 93 老街的一些片断
- 96 行走或者消失
- 98 山巅许多云
- 99 沉默
- 100 雪野上的声音
- 101 雨天心情
- 102 祖母留下的座钟
- 103 自白

- 105 那一片落叶
- 106 故事
- 107 很想下雪
- 108 栗色鸟
- 109 旅痕
- 112 盘山吟
- 114 湖畔
- 115 红鬃马
- 116 自嘲
- 119 午夜地铁
- 122 黄河

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选

- 129 地下天堂
- 158 雪天里的呼吸
- 173 蓝鲸
- 191 小镇人的私人生活
- 219 萤火虫
- 239 雁儿滩歌谣
- 250 野岛
- 266 夜曼谷
- 286 森林寓言
- 289 走过后街
- 294 1961 年小村记事
- 303 愤怒的石墩儿
- 314 橡木摇椅
- 333 写在后面

藤川先生

事过十几个年头了，我一直记得藤川先生。其实，我跟他只见过一面。

那年秋天去南京老家，顺便造访编辑陈君。陈君见面就说，也巧，正想转封信给你呢。请他转信的就是藤川先生了。

接信时我有些迟疑。想着几位熟识的日本朋友，并无叫藤川的。读信，才知事情的缘由。陈君与藤川交往已久，藤川在日本攻读汉语，陈君就时常寄些国内书刊给他。藤川偶然读到我在《散文》月刊上的一篇短文，其中引用了日本民歌《把手掌朝向太阳》。藤川在信中说，他一直喜欢这首民歌，“现将日本新近出版的一册民歌选集送上，以资参考”。

我深为藤川先生的真挚所感动。陈君又说，藤川眼下正在南京。这两天他想在秦淮河一带走走，你是在城南长大的，熟门熟路，给领个道儿吧。

藤川下榻新街口金陵饭店，离城南极近便。事先通过电话，一见面就跟熟人似的聊起来。他想去秦淮河南岸看看，那地方我最熟悉不过。小时候上学，每日往返都是两条腿走路，那诸多的街巷，至今也不能忘怀。

可藤川要寻的地址并不明确，他记事册上只是用日文写着：“青石板小街，三岔路口，一幢灰砖小楼。”街巷名称不详，找起来要费些周折了。

没要车，我们在秋日暖风里慢慢地走。藤川说：“你散文中那个学日语的女孩儿，很令人感慨的。”

说起来，那已是多年前的往事。

某日，我在海南三亚椰林里散步，忽闻潺潺泉流般的童声——

是个女孩子在用日语朗读歌谣呢。

“我们大家都活着，因为活着，所以要唱歌。我们大家都活着，因为活着，所以感到悲哀……”

我心跳起来，这不是日本民歌《把手掌朝向太阳》么？于是就忍不住接着吟诵：“把手掌举向太阳透视一下，可见到鲜红的血液在流。”

也怪，那朗读的童声消失了，却传来一阵嚤嚤的抽泣。

我惶然循声而去，只见椰树下坐着个十来岁的女孩儿，正伏在一叠很厚的书上抹泪。听见响动，她慢慢抬起脸，我不由一惊：竟是个双眼失明的孩子啊，她读的是只能用手触摸的盲文本。她说，她哭是因为很久没遇见过说日语的人了。在那种偏远的地方，又是冷酷的动荡年代，女孩儿种种境遇和其中的艰辛，是可以想见的。当时，我不由黯然泪下。

谈及此事，藤川的声音沉重起来。他说他来南京，也有一桩关系到中国女孩儿的事情。

藤川的母亲曾在南京某医院做护士。1937年12月13日，日军占领南京后，对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，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实施了数十天的肆意屠杀。藤川的母亲，曾亲眼目睹惨无人道的一幕。某天清晨，他母亲上街时，见一个女孩儿从楼窗探出身子，用一双天真的眼睛在眺望什么。岂料，这情景被一群路过的日本兵发觉，便哄笑着举枪射杀。

枪响之后，女孩儿在窗口消失了，染血的玻璃纷然落于街面——藤川说，母亲当晚就一病不起，随后就返回日本了。至今，母亲每提到此事就泪流满面。那场恶贯满盈的侵略战争，那个无辜的中国女孩儿，她那双充满童真的眼睛叫人难忘啊，这一切就好象发生在昨天。藤川这次来南京之前，母亲将他唤至跟前，泣不成声说，一定要寻找那个地方，那个日本兵当年造孽的地方，那个永远让母亲心碎的地方，询问那个女孩的下落。否则，就是死也不能心安啊……

藤川说完，我们默默地走路，直走到秦淮河南岸。他翻开记事册，我就揣想那歪歪扭扭的日文“地址”，当是他母亲的笔迹了。其实，秦淮河南岸早已面目全非。时过境迁，如今那石板小街已高

楼迭起，车水马龙了。但我们还是苦苦寻找，在尚存的老街上久久徘徊，几乎走遍问遍，也没有着落。

街里人说：“都五十多年呐，这块地早变得了，老房子都没得了。”

老人们说：“1937年，南京惨死的人多得吓人呐，哪晓得一个没得名没得姓的女娃儿呢？”

我把南京方言解释给藤川听，藤川就一遍一遍地向人们鞠躬。而后对我叹道，事到如此，恐怕是无望了，母亲还在东京翘首以待呢！

秦淮河在暮色里静静流淌，河畔上更显出秋日的苍凉。到最后，藤川在一块洁净的草地前站下来，按中国习俗燃一柱檀香，然后跪拜起来。我深为他的一片真情感动，心里说：藤川先生，南京城看到了，看到你那颗诚挚的心啊！

我们很晚才回到饭店。藤川一进屋就拉开窗帘，捧着两束灿然的绢花来。这绢花一束殷红如火，一束素白如雪，在灯光里显得肃穆庄重。

藤川解释说，这绢花是他和母亲在东京特意订做的。那位女孩儿如尚在人间，红绢花祝她岁岁平安，年年好运；如女孩儿已经遇难，这白绢花愿她灵魂安息……

藤川是个感情厚重的人。我知道，他这样做不单单只为那一个女孩儿，让人感觉到他内心深处的缕缕剧痛。

别时已近午夜。

走到房间门口时，我们不由地停住脚步。许多话，似乎还没有说完。于是紧握的双手慢慢松开，又不约而同地举在眼前。

这时候，我们一起吟诵那首日本民歌：

把手掌举向太阳透视一下，

可见到鲜红的血液在流……

冷 雪

又是落雪的日子了。

无声无息的雪，总会触动我许多回忆，和那些不能忘却的疼痛——我想起二贵的事。

我和二贵是在辽东湾南山村结识的。那年冬天，我留守在海岸水文站值班。站房孤零零地扎在冰天雪地里，方圆十多里压根瞅不见人影儿。在一个没有电视、电话，不通邮，又没人说话的环境里独处，那滋味可不是好受的。当时我真想有一条狗。二贵就有一条膘悍的青背，叫黑子。

村里人都说，黑子是二贵的宠，二贵的命。他俩是分不开惹不起，也打不散的“铁疙瘩”。

记得，当时我一眼就喜欢上黑子了。

二贵对黑子说，记住，这是我大哥！二贵没过门的媳妇秀兰说，黑子有灵性，知道您是自家人呢！

黑子在我脚上嗅了又嗅，还唔唔唔地哼几声，摇摇尾巴，算是认识了。

说话的工夫，秀兰端出热腾腾的茶汤和山货什么的，说驱驱寒气儿。黑子不声不响地蹲在一边，两眼紧盯着我放在矮柜上的挎包。二贵笑道，不用交代的，它知道该怎么做。望着神情严肃，处于警戒状态中的黑子，大家呵呵地笑。

一个雪天的午后，我听见由远而近的狗叫，便赶紧开门，那狗已“嗖嗖”地奔到眼前了。

——是黑子！

“汪汪！”黑子认出是我，亲昵地叫着，气喘吁吁。我发现，它背上还捆着装满干货的兜儿。

并非是送来礼物的缘故，我抚着黑子湿热的前额，兴奋得有些心跳。

黑子和城里人宠爱的狗全然不同，它绝对是驰飞于冰原雪海，出没于山野林莽的骄子。一双敏锐的亮眼中，流出无言的淳朴与果敢。当雪人儿似的二贵跨进门坎时，它便心领神会，又“嗖”地闪进风里雪里，转眼没了踪影。

二贵，年轻爽朗耿直。他说，快过年了，给你添两道菜行不？也不是啥稀罕东西。往后，我会让黑子勤来着点儿。寒冬腊月的，它出门比我方便。

我们亲亲热热说了好一阵话儿，直到黑子在外头“汪汪”地催着回家。

二贵有条船在海滩上撂着。这会儿，黑子已经替主人察看了。二贵畅快地笑着，黑子在一边亲昵地摇起尾巴，我们仨已成了“哥们儿”。

转天，黑子就独自奔来。

它送来我最需要的东西——新近出版的报纸杂志。山道崎岖，一路风雪，这些报刊却干干净净无污无损。黑子的“功力”，可见一斑了。

为答谢二贵，我把昨晚就备好的两小包礼物请黑子捎回。不想，黑子只叼起其中的一条卷烟，而把灌满烧酒的塑料瓶留在门口。我有些纳闷，黑子就把脑袋贴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声低鸣。那声音，是一种苦苦的诉说与哀求。

我这才想起二贵的话。自他因醉酒闯了两次大祸以后，黑子每见他喝酒便会这般“劝阻”，它是不希望二贵喝酒的。

从此以后，黑子时常给我送报送物，也时常陪我到外面走走。天气太冷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温暖的火墙边听音乐，看美术和摄影画册。黑子就像天真乖巧的孩子，眼里流出异样的神色和喜悦。或许，它觉得新奇？

于是进行了一番“测试”。

我先是让它听一曲当时红极了的港台歌曲《男人的泪》。尽管，中间不乏狂热的掌声呼喊声，黑子反应平平，甚至打了哈欠。我又放了“超级歌星”的重唱《红蝴蝶》。天啊，黑子几乎闭眼打盹

了。想来想去，就选了美国摇滚《穿越暴雨》。一番急骤的鼓点之后，黑子忽然精神大振，居然在屋里跃动不已，还嗷嗷地吼几声。

我写信把黑子描述给女儿。女儿回信说，黑子有趣，不像是粗粗咧咧的“毛仔”呢。要是有机会的话，能不能带它到家里来，和它认识一下啊？

后来的日子，我和黑子越走越近，“联系”也越发密切。如果一两天未见，就有坐卧不安的感受。

谁知，这样的“联系”突然中断了。

二贵冬天有赶山的嗜好，许是打猎去了。可也该有个信儿吧？他自己说过，赶山也就三两天的事，怎会这么久呢？

因我的工作不允许离岗，直捱到接替我的同事到了，才急不可耐地往南山去。二贵究竟怎么的了？一路上，我真想见到迎面奔来的黑子。

可黑子已离开这个世界，死了。

在南山听到消息时，我不能相信，泪水忍不住地下落。其实，老乡亲们也不知黑子怎么死的。二贵受了些伤，没等好利落，今早又去山里了。

阴沉沉的天上飘着鹅毛大雪。秀兰给我看二贵留着的路线图。看起来，她并不知实情：说二贵回来后，只是落泪不吭声儿，一提黑子就痴就蔫，真不知咋的了。

我历尽艰辛，找到那山洞时，二贵正跪伏在地上像丢了魂。一见到我，便捂着脸嚎啕大哭。

我急火火问：“黑子怎么死的？跟我说说啊！”

二贵在洞里的火堆旁，用哭哑的嗓音说了事情经过。

——十多天前，我带黑子进山打猎。晌午回洞子的路上，山腰发生雪崩，我和黑子都伤得不轻，直到傍晚才挣扎着爬回洞里。为了我，黑子伤得更重，它只能微微地喘息。这洞子是我前年发现的，能避寒又能过夜。我进洞不久就昏去了。醒来时，浑身伤痛无力不说，也饿得难熬。洞里有柴火、煮锅，可背袋丢了，腰里只剩下四块面饼儿。我吞下两块，给了黑子两块。这山里有狼，黑子死死守在洞口，守护着我。

转天夜里，我又从昏迷中醒来，心想，这下完了，要饿死、病

死在洞子里了，死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了。当时，秀兰也不知这洞子在啥地方啊！

恍恍惚惚的，我想起花几万块钱盖好的新房，想起快要娶进门儿的秀兰……漂亮贤惠的秀兰……我还年轻，好日子还没过上呢。我不能死，我哪能死呢？

老哥，我真是黑了心肝了。我瞅着洞口，中邪似的摸起猎枪，一咬牙，对黑子扣动了扳机！

我心里虚乎，头一枪只打到黑子的后腿。当时，它苦苦地回头望我一眼，像是明白了什么，就伤心地垂下脑袋，动也不动。我心里一狠，又放了一枪。黑子哼也没哼，就断气了。

之后，我痛哭了好久好久。

我说黑子我对不住你。我说，咱们来世还是一家。

可是，我点燃柴火，要煮黑子肉吃的时候，却发现我分给它的两块面饼儿。不知啥时候，它早就悄悄叼回到我身边了。黑子舍不得吃，把活下去的机会留给我了呀！

我真不是人，是豨种，是畜生！不不，连畜生都不如，更别说黑子了。我亲亲的黑子兄弟啊……

说着，二贵疯了似的跳起来，冲着洞外“砰砰”放出两枪。

悔恨的枪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。枪响之后，二贵又趑趄着奔了出去，一头扑倒在皑皑的雪堆子上。那是黑子的坟。

寒风呜呜咽咽地吼。冥冥中，我听不清二贵在雪地里说了些啥，唯有可亲可爱的黑子在眼前忽来忽去。

我眼眶滚热滚热地喊了声什么……

印象中，这是我生来遇见的一场最大、最冷的雪。远处的山影，坡地上的树丛，笼罩在蒙蒙雪雾中。二贵的身影，也笼罩在蒙蒙雪雾中，几乎看不出他了。

大雪，铺天盖地的大雪。

这冰冷的雪落入我心灵深谷，至今也未能消融。

白蓝鸽

一场罕见的暴雨整整持续了好几个钟点，直到傍晚才显出了弱势。泰国南部小城笼罩在灰蒙蒙的水雾中，街上也显得格外的冷清。

我和阿棉一直呆在六楼公寓里整理项目文档，房间里很静。取资料时，阿棉无意中发觉，阳台的栏杆上有一只鸽子。他笑咪咪地冲我“嘘”了一声，蹑手蹑脚走出去。

“好乖的小家伙啊！”阿棉竟然把鸽子捧了进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。鸽子浑身湿透了，温热的身子不住地颤栗，而且右翅膀受伤，有鲜红鲜红的血迹！

我即刻从抽屉里取出国内带来的“云南白药”，敷在它的伤口上，阿棉则用纱布细心地替它缠好。

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只野鸽儿，在泰国城镇里并不少见。野鸽儿早已和市民融合了，很容易与人亲近的。大街上，有专门出售鸽食的摊子。信奉佛教的人们，总是会买些鸽食，撒在路边的草坪上，给野鸽儿们吃的。

说是功德。说是人文关怀。

“它一定饿坏了！”阿棉说，“这么糟糕的天气，它又伤了身子，没法儿找吃的啊！”

可是，我们都没饲养过鸽子，甚至连基本的常识也没有。拿什么喂它呢？只好从网络上查看。网上叙述的鸽食很多，主要有玉米、高粱、小麦和几种豆类等等。阿棉拿起雨伞，就急忙去附近的超市。

晚上，野鸽儿香喷喷地吃了些食物，又喝了点水，再加上“白药”的作用，精神好多了，身上的羽毛也渐渐地干起来。

真是一只漂亮的鸽子。雪白的羽毛，还有些深蓝色的斑纹。阿棉说，就叫它“白蓝鸽”吧。我觉得满贴切的，并想到一支动听的歌曲《白兰鸽》。

“白蓝鸽”的到来，使我们的住处平添了缕缕乐趣，那种身在异乡的孤独感消解了许多。阿棉为它在阳台上弄了个箱式小窝。看起来，“白蓝鸽”心满意足，不时地从窝里跑进跑出，还“咕咕”、“咕咕”地叫着，一副美滋滋的模样。

闲时，阿棉总是和“白蓝鸽”找话说。小家伙，伤好后你就远走高飞么？你会记得我们么？你家在哪儿？你有许多孩子吗？它们会想你的哟！

“白蓝鸽”和阿棉很亲。它有时会飞到阿棉的肩上，用嘴尖轻吻阿棉的脖子。阿棉乐颠颠地直说：哇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！

“白蓝鸽”的伤势好得很快，拆过了纱布，它就兴奋地伸展翅膀，“咕咕”声也显得明亮有力了。转天，它就能飞出去，在天上兜个圈儿又返回来。Hi，它“认家”了。

我想，它还需要恢复几天的。

阿棉却有些忧郁，他眷恋“白蓝鸽”。明知它迟早会走，却希望它常住下来。他说，“白蓝鸽”善解人意。就是回国了，也会想念它的。

一天清早，我听见阿棉在阳台上惋惜地喊了起来：天哪，它终于飞走了，终于……

我走到阳台上，看到空洞的鸽窝儿，心里真的不大好受。整整一天，我们都沉默无语，总觉得“白蓝鸽”的影子在眼前飞来飞去，还有它亲热熟悉的“咕咕”声。

噢，我们亲亲的、亲亲的“白蓝鸽”！

当天傍晚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：我们的“白蓝鸽”，带着十多个伙伴落在了阳台上。真是喜出望外，阿棉的眼泪都淌下来了。

这群鸽子只逗留了半个小时，“咕咕”地叫了一阵儿，还是飞走了，但“白蓝鸽”却飞了回来，蹲在自己的窝里，阿棉兴奋得几乎发晕。

“白蓝鸽”早出晚归，转眼就是两个多月。若是遇上不好的天

气，我们会站在阳台上替它担心，盼着它平安回来。鸽子每天的食谱也愈加精细，阿棉甚至添入了种种的维生素和贝壳粉等等。

我们在泰国的工作已经结束，阿棉和“白蓝鸽”的话也越来越多。我们就要走了，你知道么？知道我们会想你的么？我们和你的录影、合照已经不少了啊！

临行时，我们写了封信留给华裔业主，请他转交给下一位房客。信上，我们详细介绍了“白蓝鸽”的情况，并请他能够继续关照。我们还留下了 Email 地址，希望保持联络。

业主说，尽管放心好了。在新客人未来之前，我和我女儿会精心照料的。

“白蓝鸽”似乎感知我们的离去。那天早晨，送行的汽车已经启动了。我们眼巴巴地伏在后窗上眺望。只见“白蓝鸽”从阳台的栏杆上一跃而起，紧追着车子奋力地翱飞，翱飞……

我们的眼窝，不由得湿润了。

大约一个月后，我们收到一封来自泰国的电子邮件，发件人是两位年轻的奥地利留学生。

邮件上说：他们是公寓的新房客。虽然才入住了一个星期，已经和“白蓝鸽”成为朋友。有鸽子的公寓生活是美丽的，让我们回想起故乡维也纳的天空。附件是我们拍摄的有关录影，愿与中国朋友们共享。

录影由华裔业主的女儿配上了背景音乐《白兰鸽》。我们看着鸽子种种可爱的景象，不免兴奋地一起合唱：

噢，它是一只白兰鸽
爱在那长空徜徉
噢，它是一只白兰鸽
遨游在丘陵山岗
在白云下面，自由地飞翔
……

椰树下的一件往事

这次出差到海南三亚，我特意住在挨着椰林的一家招待所里，以便寻找我眷念不已的那棵椰子树。

这还是一九七五年夏天的往事了。

记得，也是在黄昏时分，我踱入这清静的椰树林里。刚飘过一阵细雨，蓝幽幽的水雾袅袅不绝。走着走着，脚下已无路可寻了。正迟疑着，忽闻见一缕泉流般悦耳的童音——噢，是个女孩儿，在甚么地方用日语朗读诗歌呢。

“我们大家都活着，因为活着，所以要唱歌。我们大家都活着，因为活着，所以才感到悲哀……”

我亢奋起来。这不是日本民歌《把手掌朝向太阳》么？于是我忍不住地接着大声儿吟诵：

“把手掌举向太阳透视一下，可见到鲜红的血液在流。”

奇怪，那泉流般的童音消失了，慢慢地，却传来一阵嚤嚤的哭泣声。我不知所措，惶惶然循声而去。

一棵椰树下坐着个女孩子，一个跟我女儿年岁相仿的女孩子。她伏在书上流泪，那是一册多么厚重的书本啊。

听见响动，她缓缓抬起头来，我不禁大吃一惊：竟是个双目失明的孩子！怪不得，她手里的书那么厚实，是一种只能凭手指摸读的盲文本。

“孩子”，我关切地弯下身子问，“天这么晚了，还在用功啊？”

她却哧哧笑了：“我第一次遇到说日语的叔叔，真好。所以喜欢得哭鼻子。”

谁都知道，在那种年代，私下学任何外语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——幸亏她是在偏僻的树林里。

原来，她家就在椰林边上，父亲是学林业的。镇子上，一位

“下放”来的陈阿姨，不仅给她医治眼睛，还偷偷教她学习日语。为此，她是特意自学了盲文的。

“听口音，你是内地来的么？”问完我又觉不妥，“在这儿习惯了吧？”

她没说什么，用一双瘦弱的小手捂住眼睛。

“我五岁过来时，母亲含冤去世。”她抽泣着说，“父亲带着我和两岁的弟弟过日子。后来我患了眼疾，慢慢地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父亲整天被人盯着在林子里干活，我只得挑起家务的担子。洗衣服，做饭，哄弟弟睡觉，什么都学会了。我常常哭着闹着要去听课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母亲不在了，父亲头上的‘帽子’还戴着。我慢慢懂得了家里的难处，决心自学。心想，总有一天，我能回去家乡，用手摸一摸家门口的石板路！叔，这不是做梦吧？”

真不知该怎样回答。我擦擦湿透了的眼睛（幸而她瞅不见的），安慰说，好孩子，别急，家乡会等着你呢！

她禁不住地雀跃而起，破涕而笑……

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。我沿着弯弯的小径急步走着，胸口怦怦地跳。这椰林已茂密得难以辨认。一别数载，那记忆中的小姑娘，也该长高、长大些了吧？

我期待那泉流般悦耳的童音。可是，当我终于找到那棵椰树时，读日语的小姑娘又在哪儿呢？

我急切期待着。晚风每一次摇响树叶，都以为是她走来，捧一册厚实的读本。可惜，我没问过她的名字，只记住了这树，我真的是疏忽了。

“把手掌举向太阳透视一下，可见到鲜红的血液在流。”我默默吟读着往日的句子，权作发自心底的呼唤。

天快要落黑了。我抚着眼前粗壮的树干，一行刀刻小字蓦然跃入眼帘：“终于回到眼前的世界，我能去看望家乡的土地了！”旁边还有一句，是写给为她治眼教她日语的陈阿姨的：一直找不到您啊。陈阿姨，您怎么不见了？您在哪儿啊？我会一辈子爱你、想你、找你的……

抚摸树上的这些字迹，我泪眼迷离。

海在涨潮，椰林里涛声如诉。